

登高望遠莫興嘆 ——紀念李約瑟博士華誕 100 周年

內蒙古師範大學科學史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22

直到十九世紀末，連中國人自己對中國歷史上有什麼科學貢獻，僅知一鱗半爪，更不用說外國人了。進入廿世紀，有些中外學者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按學科進行了研究，如天文學史、數學史、化學史、農學史、醫學史、地學史、機械史、水利史等等都有研究成果發表。但是綜合性的研究尚不多見。實際上恰恰是這些分科研究給綜合的全面的科學技術史產生濃厚興趣，後來便全神灌注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直到他一生的終結。在他誕辰 100 周年之際進行一些個人簡單回顧，以做紀念。

筆者和李約瑟博士很少有直接的來往，見面也極少。從 1954 年起，筆者對科學史發生興趣，進行一些嘗試性的研究。可是就在這一年，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當時，筆者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由於身處邊疆，孤陋寡聞，過了三年之後，到 1957 年的冬天才多少知道一點，不是聽何人介紹，而是多少帶些偶然性，是由於看了一本剛出版的期刊《科學通報》才得知李約瑟及其工作的，如獲至寶，收藏到現在。

《科學通報》1957 年 10 月號上有兩篇書報評價文章：一篇是葉企孫寫的《介紹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另一篇是汪毅寫的《評價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筆者買了這冊期刊，認真地學習了這兩篇書評。在第一篇書評中，開頭簡單介紹了李約瑟及其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其中講到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最初計劃，全書分 7 卷付印，第 1 卷為引論，第 2 卷為科學思想史，第 3 卷為數學史、天文學史和地球科學史，第 4 卷為物理學史與工程技術史，第 5 卷為化學與工藝化學史，第 6 卷為生物學史、農學史和醫學史，第 7 卷討論社會背景。前 2 卷已分別於 1954 年、1956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科學通報》上介紹的就是這兩卷。可是李約瑟在開始寫作以後逐漸擴充內容，原來的 7 卷不變，而把後來出版的某些卷變為若干分冊，最後達到 35 分冊，到 2000 年初，已出 17 分冊已出 17 分冊，印刷中的有 4 冊印刷中的有 4 冊，剩下的還在由他人分頭進行寫作。

葉企孫是北京大學教授，當時他兼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委員會委員。他在評價中對第一卷給出高的評價，認為“從第一冊的內容，已可看出李約瑟博士的這部著作將成為中國科學史方面的空前巨著。”

汪毅在對第二卷的評價中首先認為“這部書對於中英文化的交流，確是一個巨大的貢

獻”。因為該卷講科思想史，而汪毅又是哲學家，所以他便主要從哲學史的角度進行了評論，除介紹該卷的內容外，還有較多的商榷意見和批評。

由此，筆者總算對李約瑟博士及其工作有了一點點了解，從未和他本人有直接聯繫。他從1952年到1981年曾先後6次應邀來中國大陸訪問，前5次筆者都不知道，1981年那次筆者曾試探去北京見他，沒有成功。儘管這時他已收藏了不少筆者的科學史論著，並在其圖書館中有專門的位置。

筆者和李約瑟第一次見面是1982年，這是比利時學者李倍始博士(Dr. U. Libbrecht)給筆者提供的機會。這年8月16~19日在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召開“第一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從中國邀請了5位學者出席，他們是席澤宗、薄樹人、白尚恕、沈康身和筆者，還有李文林、潘吉星直接從國外參加了會議。本次會議由李約瑟擔任名譽主席，席文博士(Dr. N. Sivin)為主席，李倍始為秘書長。李約瑟和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副館長魯桂珍女士都出席了會議，李約瑟博士在開幕式上做了報告，並且和大家一直參加到19日晚上由市政府舉行的宴會。

李約瑟在會議開幕式上做了報告，沒有打印散發。可是他帶去幾本1980年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做報告“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Immunology”的打印複本，贈送給筆者一本，保存至今。實際上，在會議期間見到他也不容易，反倒和魯桂珍博士見面較多，可能因為他是華人有許多共同語言的緣故吧！19日全天到一些地方參觀，有了更多的接觸，特別是那天上午在根特市，下車以後到根特大學博物館等處參觀，多是步行，李約瑟博士當時雖已82歲高齡，但仍能和大家一起健步行走，不用照顧，而且和大家交談較多。

根據魯桂珍博士的提議，歡迎筆者以後有論著出版後，簽名送給李博士，筆者很高興地這樣做了。很遺憾的是，那次沒有機會去參觀李博士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過了整整八年，1990年8月2~7日英國劍橋大學魯賓遜學院召開“第六屆中國科學史國際會議”。在會上見到了他。會議地點選在劍橋的目的是為了給李博士祝賀90華誕。秘書長古克禮博士(Dr. C. Cullen)從中國大陸邀請了七八位學者，筆者也忝列其中。在此之前的1987年12月22日李博士的夫人李大梨博士(Dr. Dorothy Moyle Needham)逝世，1989年9月15日，李博士與魯桂珍博士結為伉儷，當時魯博士也已85歲高齡。1990年8月3日國際會議開幕式年8月3日國際會議開幕式，筆者首先見到魯博士，向她表示祝賀。但是李博士因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只能坐在輪椅上，由人推著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這是筆者最後一次見到他)，而魯博士仍然快捷地行動，且和朋友們談笑風生。

為了說明問題，這裏介紹一下李約瑟博士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該館原來在劍橋市東南角，位於布魯克蘭茲路16號，是一幢三層灰色磚樓，收藏各種有關東亞科學史的圖書資料約5萬多冊，還有各國學者簽名贈送的論文抽印本約2萬件。這個地方屬於劍橋大學出版社，有臨時借助用的性質，不是長久之計，於是經過各方面的努力，開始籌集資金、建立永久性圖書館。1983年6月，把新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定名為李約瑟研究所，李博士自任義務所長，魯博士為義務副所長。新的圖書館是研究所的重點。統一設計建立。研究所的地址，選在劍橋的希爾維斯特路8號。

1987 年 1 月，研究所創刊了一種簡報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Newsletter，每年二期，1 月、6 月出版，每一期的刊頭下正中都印有一方“爲中國科學技術史用”紅色篆字印，主要報導該研究所對東亞科學史的研究情況及有關信息。1990 年 2 月 26 日，因李博士年事已高辭去所長職務，因李博士年事已高辭去所長職務，由何丙郁教授接任，又聘請黃興宗博士和古克禮博士爲副所長。

李約瑟所的位置離魯賓遜學院很近，從學生宿舍樓側門出去過一座小橋，不到 10 分鐘即可到達。1990 年會議期間經常開放，以便出席者前去參觀。8 月 3 日中午，由所長何丙郁教授親自帶領幾位中國學者前往，除筆者外記得清楚的有白尚恕教授、劉廣定教授。該建築是按照中國風格設計的二層小樓，當時尚未竣工，應該搬進的圖書設備等都已搬進，而且安排就緒。建築物的狀爲“一”“一”形，門在一個拐彎處的外側，門旁在一磚台上有李博士的塑像。一層是辦公處，李博士和魯博士各有一個辦公室，還有一個較大的房間，何所長把它叫做“李約瑟思想庫”，其中收的是李博士對某些研究課題的設想、研究計劃和抄寫的原始資料等，都是按課題分別用紙袋裝著，少的只有幾頁，多的是很大一包。何所長特意打開幾包給我們看。

二層是東亞科學史圖書館，都是按房間的情況特別設計的書架，垂直於牆壁排列，書架間都有橫木連接，可能是爲了防止歪倒。圖書的放置又分爲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圖書館的圖書，另一部分是李博士個人藏書，多爲線裝中國古籍，分的清清楚楚，而在使用上則無區別。圖書館的圖書按學科分類上架，不論是古籍原著還是現代學者的著作都是這樣放到相應的類中。筆者的贈書分放在幾個類裏，這樣排架對讀者很方便，只要找對了位置，同一學科的圖書都能一覽無遺。

上述會議期間，於 8 月 5 日一整天，會議安排在劍橋市內參觀。研究所副所長黃興宗博士，對劍橋市很熟悉，他特別帶領我們幾位中國出席者去參那些與科學史有直接關係的地方。其中人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是牛頓學習和工作過的地方，在其中的教堂內有牛頓的坐姿塑像。另一處是劍橋大學凱斯學院，李博士曾長期在那裏任院長。學院的 k 號門內有四個辦公室，其中的 2 號室爲李約瑟辦公室，門外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四個人的名字。當時門關著，不能進去，幸好從窗外隔著玻璃能窺見 2 號室的內部。李約瑟早已離開那裏，可是辦公用具和桌椅仍照原樣放置，不過在牆上掛著一個條幅，其上用毛筆寫著“人去留影”四個漢字，多少給人一種淒涼的感覺。

李約瑟以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用了他後半生半個世紀的時間，以全部精力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除了他自己親自執筆撰寫外，還組織世界上有關專家分擔有關執筆工作。他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貢獻是用大部分西方人都能看懂的西文講述了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成就，他建立的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和李約瑟研究所早已成爲西方研究中國科技史的中心，每年有很多學者到那裏去訪問。因李約瑟的著作部頭太大，一般人無法通讀，有礙於普及，於是熱愛中國的美國記者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把李約瑟的大書予以精練而寫成了一部通俗的著作《中國：發明和發現的國度》，於 1986 年出了英文版，1995 年中國又出了中文版。書中選擇了 100 項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明和發現，通俗地

介紹給西方，書前有一題為“西方受惠於中國”的自序，其中說：「迄今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歷史祕密之一是我們所生活的“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於中國」。這種普及工作，大大地擴大了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影響。

李約瑟及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在當今國際學術界可說是盡人皆知，就是一般讀書人也多少知道一些。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巨著就像一座高大的山峰，我等是否可以認為登上了峰頂，或是乃在山坳處吃力地攀登？但不論是在那裏，總能有一天站到一座山的最高處，看見廣闊的原野和遠處更高的山峰。但是沒有理由望山興嘆，只有勇攀高峰，使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達到新水平，才是對李約瑟的最好紀念。